



# 概念整合视域下二语习得的双向语言迁移研究

宋丹丹

(武汉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12)

## Two way language transfe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Songdand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2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transfer has always been a research field of great concern. However, when studying this phenomenon, most linguists tend to focus on one-way language transfer, that is, the positive transfer of the first language to the second language, or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the second language to the first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cross language influence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wo-way transfer between the first language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in three main aspects: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and syntax. Through this two-way discussion, this paper aims to further enrich and improve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system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Key word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wo way migration; Conceptual integration; Cross language influence; Dynamic interaction

**摘要:** 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 语言迁移现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然而, 大多数语言学家在研究这一现象时, 往往只关注单向的语言迁移, 即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正迁移, 或者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负迁移。本文旨在从“概念整合理论”和“跨语言影响理论”的角度出发, 深入探讨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和句法等三个主要方面所发生的双向性迁移现象。通过这种双向性的探讨, 本文旨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有的二语习得理论体系, 为语言学习和教学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 二语习得; 双向迁移; 概念整合; 跨语言影响; 动态交互

在母语学习进程中, 语言迁移和第二语言习得之间的关联是一个广受关注的研究课题。不少语言学家针对语言迁移现象给出了自己的阐释, 他们觉得, 学习者在学习时, 已掌握的或者未完全掌握的任意一种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 既存在一定的共性,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共性与差异的因素一同构成了语言迁移的作用, 进而影响学习者的学习进程。与此同时, 国外诸多语言学家也认

为, 在学习期间, 学习者会受第一语言(比如汉语)和第二语言(比如英语)之间的迁移作用影响<sup>[1]</sup>。他们围绕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正迁移与负迁移现象展开了深入探究, 并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和“跨语言影响理论”, 以求对语言迁移背后的机制作出更全面、合理的解释。这些理论的提出, 为深入研究跨语言学习里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科学



支撑。通过对语际共性和差异所引发的语音和词汇迁移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者们能更好地理解学习者在语言习得时面临的挑战与难题<sup>[2]</sup>。例如,学习者可能在发音方面受母语影响,致使第二语言发音不精准;或者在词汇运用上,因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差别,造成词汇的错用或混淆。通过深入研究这些现象,研究者们期望能找到有效的教学方法与策略,助力学习者克服语言迁移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更好地掌握第二语言<sup>[3]</sup>。此外,研究语言迁移现象不仅对语言教学意义重大,对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通过对语言迁移的深入研究,语言学家们能更好地理解语言习得的复杂过程,进而推动语言学理论的进步。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能为语言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协助他们制定更有效的语言教育政策,以推动语言多样性和语言学习的健康发展。

## 一、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迁移的理论基础

### (一) 概念整合理论

在日常的语言学习和语言研究进程中,概念整合理论具备较强的说服力,它已获得广泛的研究应用。然而在第二语言学习里,概念整合理论并未得到较多运用<sup>[4]</sup>。结合概念整合理论来剖析英汉学习中汉语向英语学习的跨语言迁移模式,依据该理论,把汉语和英语视为两个独立的母语系统,这两个语言系统借助空间映射相连接,在不同语言系统的共同作用下,经进一步组合研究,从而得到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两种语言在共性与差异方面产生的语言迁移,在汉语向英语的迁移中主要体现在语音差异、词汇和句法表达等各个方面<sup>[5]</sup>。借助概念整合理论,学生的学习更为主动,学习积极性也大幅提升。当然在此过程中,仍需教师不断总结经验,运用概念整合理论,让学生更好地接受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并将其付诸实际应用。

### (二) “跨语言影响”理论

许多语言学家都觉得迁移是一种影响,并且指出任何一种第二语言在和母语融合时都会受到极大影响。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不可否认因受第一语言影响,进而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会遭遇诸多困扰<sup>[6]</sup>。但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不能无视第二语言

或者其他第三语言对第一语言产生反作用的迁移影响。在语言迁移里,就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影响而言,学习者在第一语言学习和交往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出现英语对汉语的迁移现象,这种语言迁移解释和国外不少学者对这一说法的认知不同有关。大多数学习者把一种语言的成分融入另一种语言之中称为“跨语言影响”的概念及理论。在运用第一语言时往往会出现语言缺失现象,第二语言会借用第一语言的用语习惯,所以,就提出了“跨语言影响”的概念和理论。在日常语言运用中,通常会涉及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迁移影响,第二语言也会受第一语言用语习惯的影响,促使这种语言迁移模式持续调整。

## 二、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正向迁移现象

在跨语言学习,特别是英语和汉语学习中,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迁移现象时常出现,运用时通常会有正迁移和干扰迁移的情况<sup>[7]</sup>。这种干扰一般体现在语音、词汇和句子结构上,当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两个语言系统输入后,学习者会依据自身掌握的目标语系统元素,逐渐产生正迁移效果,让学习者掌握该知识体系。从另一个方面讲,若在系统组织中形成单一认知能力,影响投射方向,就会对学习者的掌握目标语系统造成一定障碍。

### (一) 语音层面

英语与汉语在语音体系上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两种语言在语音发音规律上表现出诸多不同。在汉语的标准发音体系中,我们通常能够辨识出与第二语言相似的语音特征<sup>[8]</sup>。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网络模型的构建,研究者发现第一语言的发音结构中蕴含着第二语言抽象的发音元素,这有助于在第二语言输入空间中识别出相应的映射关系,从而促进学习者构建起更为简洁的语音网络,进而更有效地掌握英语发音<sup>[9]</sup>。

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往往能在第一语言的特定框架组织中发现与第二语言无框架组织相对应的元素。尽管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不同语言之间亦存在相似的发音元素。因此,许多学习者会不自觉地将第一语言的发音元素映射到第二语言(英语)的学习中,实现语言迁移的正迁移效应,这有助于学习者更有效地掌握目标语言的发音规律。



### （二）词汇层面

鉴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性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导致了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在词汇输入空间的组织架构上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当一方语言的输入空间组织架构因扩展而与合成的空间组织架构相融合时,将展现出单一的网络形态。具体而言,将汉语作为第一语言输入空间的领域进行学习,在输入过程中受到汉语的影响,会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这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会造成空间语言组织结构的干扰,导致第二语言词汇产生无效效果,从而引发负迁移的语言现象。例如,在汉语中,“看”字具有动词属性,可以表示阅读书籍、观看电视等行为,但在英语中,“看”字的对应表达包括“watch”、“see”等词汇,以及短语“look at”。当第一语言输入空间作为框架扩展时,容易导致对“watch”、“see”等词汇的误读<sup>[10]</sup>。

### （三）句法层面

语言语系的差异,导致英语和汉语在句法层面存在不同。第一语言在呈现从句和主句的逻辑关系时,常使用成对的连接词,比如“因为……所以”,而第二语言在连接主从句时,仅用一个连接词。也就是说,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在输入空间过程中,有着不同的组织框架。当第一语言中的连接词被扩展时,会形成较为单一的形式。这使得刚接触英语的初学者,因受汉语影响而犯错,在英语学习中会按照汉语形式,用两个连接词来表示主句和从句的关系。同时,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两个输入结构所提供的不同组织框架,会将各自的内容投射到合成空间,从而建立新的结构<sup>[11]</sup>。初学者学习英语时出错,很大程度上是两种语言交叉组织结构框架相互投射的结果,出现了语言负迁移现象。

### 三、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负迁移现象

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进程里,学习者会和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充分接触。对于初学者而言,因为自幼受汉语影响,语音体系早已在学习者的知识体系中扎根,所以在语音方面不太容易出现英汉语言的相互借用迁移<sup>[12]</sup>。不过,在相关词汇以及句法上,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第二语言层面的运用会迁移到第一语言上,形成从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模式。

### （一）词汇层面

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繁荣对本国语言,特别是词汇层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二语言与第一语言之间的迁移现象首先在词汇层面显现,这种迁移模式类似于借用迁移,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主导的言语社团在接受第二语言影响后,将相关政治经济文化元素融入第一语言的词汇体系中,导致在实际使用中出现词汇混用现象。例如,在日常生活中,英语词汇转化为汉语使用的情况屡见不鲜,诸如“fast food(快餐)”、“kung fu(功夫)”等词汇的使用,均体现了第二语言向第一语言迁移的现象。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第二语言的借用迁移导致现代汉语词义泛化现象日益显著。例如,“taxi”在汉语中被译为“的士”,随着这些词汇使用频率的增加,派生出许多相关的新词汇,如“的哥”、“的姐”等<sup>[13]</sup>。这表明,英语化汉语词汇的语义泛化能力较强,能够有效地表达特定词汇的含义,并便于人们理解。

### （二）句法层面

第一语言向第二语言的语言迁移模式,还同时体现在句法层面的词类转换和句序变化两方面。在词类转换里,因为汉语缺少一定的词类形态标记,所以,句法功能是汉语词汇的主要分类依据,这极易受英语迁移影响,进而出现词类转换现象,汉语里的形容词、名词常被转换成动词,而动词与形容词又被转换成名词。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你的电脑被黑了”,这句话里的“黑”字常作动词用,以往用法通常把表示颜色意思的“黑”字当名词用。而这种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迁移现象受第二语言句序表达影响,学习者易把第一语言表达中迁移使用第二语言的句序表达形式。这种语言迁移现象,有的受日常生活影响,有的在学习过程中受语言迁移影响<sup>[14]</sup>。而这种语言迁移现象的典型例子是汉语中“是”这个词使用增多,“是+形容词+的”结构常出现在一些双语使用者的书面语或口语表达中,例如“她是很漂亮的”这个判断句是典型的“是”系词表达形式,但平时汉语表达中我们通常说“她很漂亮”,多为描述句。随着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影响加深,此类语言迁移现象会更常见。

### （三）语用层面



除了句法层面的改变,在语用层面也能发现诸多从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现象。语言通常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交际与行为方式。当一个人离开本国,到另一个国家生活多年后,其语言交际行为会受第二语言国家社交用语的影响,不自觉地第二语言的社交用语迁移到自己的母语中,产生正迁移或负迁移效应。中国是崇尚孝顺、讲究谦虚含蓄的文明古国,这种传统的文化思想影响着我国母语在社交用语行为上的含蓄、谦虚<sup>[15]</sup>。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能看到,当人受到他人称赞时会表现得十分含蓄、委婉,出现“Where, Where(哪里,哪里)”这类中西方交际的笑话。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学习者受第二语言迁移影响后,受到他人赞赏会用“Thank you”回应致谢。随着各国经济发展联系加速,在语用层面从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的迁移现象愈发普遍,如今很多中国年轻人表达自身感受时不再那么含蓄,表达情感较为直接。

#### 四、结语

在我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语言迁移课题时,往往着重于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语言迁移影响,而对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迁移影响研究不够深入。在生活里,我们时常能看到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相互反迁移的现象。深入解读后不难发现,在跨语言的英汉学习过程中,常常存在第一语言向第二语言、第二语言向第一语言的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教师在教学中,应通过从语音、词汇、句法、语用层面等方面进行分析,帮助更多学习者了解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性语言迁移,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这种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在英汉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

#### 参考文献:

[1]王初明.基于“续论”的二语习得双向迁移机制研究——来自汉英双语者的实证证据[J].现代外语,2021,44(2):147-160.

[2]文秋芳,张虹.认知视角下双语者的概念重组与语言迁移研究——以中英高级学习者为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52(3):422-434.

[3]蔡金亭,吴诗玉.汉英双语者句法加工中的双向迁移效应——基于ERP技术的实验研究[J].外语界,2022(4):32-41.

[4]张辉,杨波.概念整合理论视域下二语词汇习得的跨语言影响研究[J].外语教学,2021,42(5):1-8.

[5]李红,董燕萍.双语心理词库的动态交互模型构建——基于跨语言启动实验的证据[J].当代语言学,2019,21(3):385-400.

[6]吴义诚,李德超.口译过程中的概念整合与语言迁移——一项基于眼动追踪技术的实证研究[J].中国翻译,2022,43(2):59-68.

[7]许家金,刘霞.基于语料库的汉英双语者语法结构双向迁移特征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3):1-12.

[8]姜孟,王雪梅.二语习得中概念迁移的理论框架与实证路径研究进展[J].外语界,2021(6):45-54.

[9]孙有中,李佐文.多语习得中的概念重组与认知机制研究新进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3,55(2):272-285.

[10]王文斌,崔靓.英语专业学生汉英双语思维模式转换的实证研究——基于概念迁移理论[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1(1):45-53.

[11]刘正光,李雨晨.语言相对论视域下二语习得中的概念重构研究[J].现代外语,2022,45(3):347-359.

[12]束定芳,王惠.双语者语义概念表征的动态发展模式构建[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52(6):908-920.

[13]杨连瑞,潘琳琳.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习得迁移研究新范式[J].外语界,2023(2):32-41.

[14]何莲珍,王敏.双语认知控制与语言迁移关系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53(4):582-594.

[15]戴曼纯,李芝.双语者句法加工中的语言间影响研究——来自行为与神经科学的证据[J].现代外语,2019,42(6):791-804.

作者简介:宋丹丹(1989-6),女,汉族,湖北武汉人,硕士,武汉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